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法] 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法] 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 / (法) 斯当达 (Stendhal) 著；罗新璋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2

ISBN 978-7-80206-712-7

I. 红… II. ①斯… ②罗…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05069号

红与黑

原著：〔法〕斯当达

译者：罗新璋

出版人：朱庆

责任编辑：温梦

策划：王宏义 薛娜

装帧设计：邸在娜

责任校对：徐为正

责任印制：胡骑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话：010-67078249（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650×930mm 1/16

字数：440千字 印张：32

版次：2009年2月第1版 印次：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06-712-7

定价：20.00元

LE ROUGE ET LE NOIR



斯当达（1783—1842年），法国作家。原名亨利·贝尔。生于格勒诺布尔一个有产者家庭。1799年到巴黎，在军事部供职。曾随拿破仑军队到意大利和莫斯科。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他前往意大利米兰侨居，从事写作。1817年发表《意大利绘画史》，而后，开始使用斯当达笔名。1827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阿芒斯》，描绘了复辟时期的贵族生活，无情地嘲讽了腐朽的封建阶级。时隔两年后问世的中篇小说《瓦尼娜·瓦尼尼》，通过一则革命与爱情尖锐矛盾的故事，反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830年，代表作长篇小说《红与黑》问世，1837年完成《拿破仑传》。

译本序

瓦莱利指出：“斯当达喜欢的题旨是：拿破仑、爱情、魄力、幸福，从而演绎出浩繁的卷帙。”^① 通常的印象里，巴尔扎克名篇就数不过来，称得上卷帙浩繁，殊不知斯当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亨利·马蒂诺编的《斯当达全集》（1927—1937）就达79卷之多。文学史家朗松评衡道：“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隐私，《红与黑》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四十巨帙。”也有论者认为，《红与黑》是19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推崇《红》书的人，不乏溢美之辞。就读者面而言，斯当达不及巴尔扎克广，但同跻身于19世纪大作家之列，却是不争的事实。

巴尔扎克熟读拿破仑著作，早年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写《人间喜剧》时，书桌上置一尊拿翁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拿破仑崇拜方面，斯当达也绝不让于巴尔扎克。还在小学生时期，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不禁惊喜雀跃。斯当达景仰波拿巴将军，而贬抑拿破仑皇帝，尽管风云变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能步伟人之后尘，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拿破仑诗史”！滑铁卢一败，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斯当达于1817年底振笔疾书，几个月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时隔20年，又写下他的《忆拿破仑》。1837年，斯当达已过知天命之年，自撰《亨利·贝尔传略》（斯当达为笔名，亨利·贝尔乃

^① 《瓦莱利作品集》第1卷第556页，七星丛书版。

本名），写到最后一句，言尽于此：“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① 他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雄才大略。拿破仑是斯当达全部著作关注的一个中心，无论小说、游记、文论、史书，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

从著述来看，斯当达小说家的才能，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小说中最成功的，是《红与黑》。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斯当达把于连写成“内地青年，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跟拿破仑^②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为迎合时势，他《圣经》能倒背如流，但最喜欢的书，“作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有空一回到房里，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与市长较量占上风之后，觉得“应当乘胜追击。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同样一种英雄性格，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于连神往于拿破仑，但已非生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拿破仑时代。只引得他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那多痛快！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③，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出之悲。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是写一失败，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荡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么，于连则是“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④。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

① 《斯当达自述作品集》第2卷第980页，七星丛书版

② 相传1788年，拿破仑一次在奥松驻地关禁闭，随手捡到一本查士丁尼法律汇编，闲来无事，逐字逐句看了下去。事隔15年，制定拿破仑法典时，他随口引证罗马法典，令在场法学大家相顾失色。

③ 李健吾《意大利遗事》引言第8页，上海译文1982年版。

④ 斯当达语。见《斯当达小说集》第1卷第202页，七星丛书版。

往于英雄行为，但在一个复辟倒退的社会，便成了一个拒斥现存秩序、颠覆神圣事物的叛逆分子。于连“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如他自己所说，“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自己家，和粗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修道院、侯爵府，看到庸俗、虚伪、猥琐，觉得格格不入；而那时代，已不是“面对强敌，凭我漂亮的行动，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轻有为，也曾想干一番事业：“比如说我吧，竭智尽忠，为人正派，至少不让于瑞那先生，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以及他们所有的鬼蜮伎俩！公理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但他既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去惩恶除腐，伸张正义。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他“为自己位卑命艰而敢于抗争”，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他不惜功亏一篑，也要泄愤报复，慨然走上断头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求上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好汉，但终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红与黑》的副标题，为“一八三〇年纪事”。斯当达后来说，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个现成故事”敷演而成的。所谓“现成故事”，当指发生在布拉格的一桩情杀案：安多华·贝尔德系马掌匠之子，家境清寒，但自幼聪明，靠本堂神父进了修道院，因体弱不耐苦修，初进米舒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不久因与主妇有染而被逐，复回修道院，再进郭尔冬先生家任教，这次因钟情千金小姐而遭辞退。在走投无路之际，以为是昔日情妇从中作梗，便于1827年7月23日礼拜天弥撒祭时行刺米舒夫人，旋判死刑，于翌年2月23日上断头台，年仅25。这桩案子为斯当达提供了小说情节。如把安多华、米舒、郭尔冬易为于连、瑞那、拉穆尔，则俨然是《红与黑》本事，地道的“现成故

事”的“纪事”。斯当达自称并未杜撰什么^①。虽然故事情节方面没杜撰什么，但他把自己的阅历，对社会的观察，于心理的卓识，融进了作品。随着于连人生的历程，小说从市长家到修道院，从小城到省会，从内地到巴黎，从底层直到上流社会，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场景，揭示出深刻的社会内容。

斯当达说，《红与黑》意在描写 1830 年的法国。作品不仅在总体上，全景式展示复辟王朝时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统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在细节上，如书中提到的《奥利伯爵》（罗西尼歌剧，春季复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剧，2 月 25 日首次上演）、《曼侬·莱斯戈》（芭蕾舞剧，5 月 3 日首演），“英国新王登基”（乔治四世于 6 月 26 日去世，新王威廉四世随即登基）等事都发生在 1830 年，点出特定的年份。所以，斯当达这部主要写于 1830 年上半年的小说，提到许多发生于 1830 年的真事，确乎称得上是“一八三〇年”的纪事。

“小说，是一面镜子，鉴以照之，一路行去。”这是斯当达在书中提出“小说—镜子”论的由来。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于是我们在斯当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圣公会的肆虐，贵族社会的奢靡与保皇势力的猖獗。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责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时政。而 1830 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蒲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一八三〇年纪事”，就意味着是本有很强政治性的小说。斯当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其为 1830 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斯当达深知，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会把文学拖下水的：“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象，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

作为小说家，斯当达的高明之处，在于《红与黑》中固然有“枪

^① 斯当达用 D. Gruffot Papera 化名写的文章里称：“M. de Stendhal n'a rien inventé.”。

响”，但更充满了“妙趣无穷的想象”。6年后斯当达重读旧作，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只有在小说里才能臻于真实。”

《红与黑》如斯当达标榜的是部“纪事”作品，但并不妨碍象征的运用。小说开初就叫《于连》，到上部写毕，才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词作书名，当有寓意存焉。历来书评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时世与复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于赌盘上的红黑两色，喻人的命运变幻莫测。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斯当达本人的说法倒较平实。他死后，其友人福尔格在悼念文章里谈到，照斯当达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出世得早，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了”。书名如此，书中其他象征，如山洞这意象，也一再出现。维璃叶后山腹壁有个小洞，于连觉得“于我特别亲切”，他开始人生征途之前，乐于厕身其间，即使死后也愿安息那里。此处山洞，疑为温暖、安宁、母性洞穴之隐喻。又，论者还注意到，于连每当有大动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竖起梯子云云。

从“纪事”角度讲，《红与黑》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所占篇幅，从艺术成就而论，实为爱情小说无疑。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深刻细致，不愧大家手笔。时当19世纪前半叶，刻画恋爱心理方面，斯当达还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国外，都有久远的影响。因《红与黑》的出版，1830年成为法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罗新璋

罗新璋，生于193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翻译协会理事。曾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选》，校读《傅雷译文集》（15卷）。译作：《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栗树下的晚餐》；论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钱钟书的译艺谈》、《译“译作”》等。

敬 告 读 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适值重大的七月事件^①，弄得人心惶惶，不
大肯朝想象这一路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②。

① 1830 年 7 月 27—29 日，巴黎民众起义，攻占王宫，查理十世退位，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去，引出以路易·菲力蒲为首的七月王朝。

② 据斯当达专家考证：起意写作《红与黑》，当在 10 月 25—26 日之夜；全书，至少是上卷，完稿于 1830 年 5 月初。之所以说“写于一八二七年”，是表示与时政无涉，但小说副标题又作“一八三〇年纪事”，无异掩耳盗铃。

译书识语

罗新璋

名者须名译。名译者，名家所译也。对广大受众，本书译者愧非名家；只在同行中，薄有虚名，恒以“没有翻译作品的翻译家”（*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相戏称。好读书，懒于动笔，只译得《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及《栗树下的晚餐》等中短篇，《红与黑》为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才勉强交卷，于译事悟得三非：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试申说之：

一、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中文——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此所谨记而不敢忘者也。

二、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文学语言，于言达时尤须注意语工。“译即易”，古人把“译”声训为“换易言语”的“易”；以言文学翻译，也可以说，“译”者，“艺”也。译艺求化，只恨功夫不到家。

三、艺贵精。但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耳。

比起创作，翻译不难。难在不同言而同妙，成其为名译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主要人物表

- 于连 小说的男主人公，出身低微，年轻英俊，智慧过人。他崇拜拿破仑，野心勃勃，渴望通过个人的奋斗跻身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他先是在当维璃叶市市长的家庭教师时勾引了市长夫人瑞那，后在当侯爵的秘书时又与侯爵女儿玛娣儿特发生了恋情，并与之订婚。就在他的梦想就要实现时，瑞那夫人告发了他。他气急败坏，枪击了瑞那夫人，被捕入狱，在经过审判后被处死。
- 瑞那夫人 维璃叶市市长特·瑞那的夫人，美丽、温柔、善良。她一心一意地照料着家庭，青年于连的到来，使她的内心起了感情波澜，并对于连产生了恋情。她多次与于连幽会、同居，于连入狱后，她仍一往情深地探望于连。在于连被处死后的第三天，她也伤心地离开了人世。
- 玛娣儿特 拉穆尔侯爵之女，体态娉婷，娇美可人，性情高傲冷漠，向往浪漫的爱情生活。她对其周围的贵族公子哥儿们不屑一顾，而对个性很强的于连却极为痴恋、崇拜。最后她效仿她的祖先，亲手捧着于连的头颅，为于连举行了葬礼。
- 特·瑞那 维璃叶市市长，瑞那夫人的丈夫。为人机智，谈吐高雅，心高气傲，热衷于政事，喜欢攀富比阔。
- 拉穆尔侯爵 玛娣儿特之父，贵族院议员，富甲一方的大财主，

性格暴躁，骄横跋扈。他极力反对女儿与于连的婚事，最后迫于无奈，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并送给于连一笔财富和一个官位。

瓦勒诺
维璃叶市丐民收容所所长，粗俗不堪，卑鄙阴险，贪财成性。他串通瑞那夫人的使女，写信给特·瑞那市长，告发了于连与瑞那夫人的私情，迫使于连远走他乡。于连枪击瑞那夫人被捕受审，他为泄私愤，判于连死刑。

谢朗神甫
维璃叶市的本堂神甫，年近八旬，善良正直，性格坚强。他如同父亲一样地关心着于连，当于连与瑞那夫人的艳情被揭发后，他写信将于连推荐进贝藏松神学院。

彼拉神甫
贝藏松神学院院长，与谢朗神甫是莫逆之交，恪守职责，为人淳挚。由于他的推荐，于连得以出任拉穆尔侯爵的私人秘书。

傅凯
于连的好朋友，以经营木材生意为生，一副侠肝义胆。于连被处死后，他收敛并埋葬了于连的尸首。

目 录

上 卷	1
第一章 小城	3
第二章 市长	7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10
第四章 父与子	15
第五章 讨价还价	19
第六章 烦闷	26
第七章 缘分	34
第八章 小小风波	43
第九章 乡野一夕	50
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57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61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65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71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76
第十五章 鸡叫	79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82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86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91
第十九章 思则多忧	103
第二十章 匿名信	111
第二十一章 与当家人的谈话	115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128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139
第二十四章	省会	152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58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166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176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180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186
第三十章	野心家	199
下 卷		215
第一 章	乡村情趣	217
第二 章	初见世面	227
第三 章	第一步	235
第四 章	拉穆尔府	239
第五 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250
第六 章	说话的腔调	253
第七 章	风湿痛	259
第八 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267
第九 章	舞会上	278
第十 章	玛葛丽特皇后	286
第十一 章	少女的王国	294
第十二 章	难道是个丹东	298
第十三 章	焉知不是阴谋	303
第十四 章	少女的心思	312
第十五 章	莫非是个圈套	318
第十六 章	半夜一点钟	323
第十七 章	古剑	329
第十八 章	伤心时刻	334
第十九 章	滑稽剧场	339

第二十 章	日本花瓶	347
第二十一 章	秘密记录	352
第二十二 章	争论	357
第二十三 章	教士，林产，自由	366
第二十四 章	斯特拉斯堡	374
第二十五 章	洁妇的操守	380
第二十六 章	精神之恋	386
第二十七 章	教会里的美差	390
第二十八 章	《曼依·莱斯戈》	393
第二十九 章	闲愁万种	397
第三十 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401
第三十一 章	教她有所畏惧	405
第三十二 章	老虎	410
第三十三 章	弱小者的苦难	415
第三十四 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420
第三十五 章	晴天霹雳	426
第三十六 章	可悲的细节	432
第三十七 章	在塔楼里	439
第三十八 章	权势人物	443
第三十九 章	深谋远虑	449
第四十 章	静退	453
第四十一 章	审判	457
第四十二 章	464
第四十三 章	470
第四十四 章	475
第四十五 章	482
书后附识	488